



好好活着

MEMORIES OF LIFE

做最有品质的自己

韩亚君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好好活着

WAO HAO HUO ZHE

做最有品质的自己

韩亚君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目录



把我的爱深深地藏在心底/005

浅薄了——由长发飘飘想到的/014

向“邻居”学习/020

病了的时候/028

尝试的乐趣/038

我的树们、菜们、花草们……/045

男人是哄的，女人是宠的/053

普氏野马与宦官文化/061



2013年首都的第一场春雨/069

同事、朋友/077

从第六人到第一人/084

本分/091

凭良心不如凭业绩/099

倘人们害羞一些/107

夫夷以近……险以远/116

关于罪己/122



我们的“短板” /131
茶室里的唏嘘/139
谁对最终结果负责/149
戴着脚镣跳舞/155
装/161
人在做，天在看/169
为有源头活水来/177
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家的事/184



好好活着/195
在路上/205
让思想的旗帜飘扬/213
想当好人不容易/220
人生有时需要“赌”一下/227
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/234
一片冰心在玉壶/242
留住所爱，留住所想，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/251





把我的爱深深地藏在心底

有一首歌，很打动人，旋律美，歌词更美：

望着月亮的时候

常常想起你

望着你的时候

就想起月亮

世界上最美

最美的是月亮

比月亮更美

更美的是你

没有你的日子里

我常常想起月亮

那溶溶的月色

就像你的脸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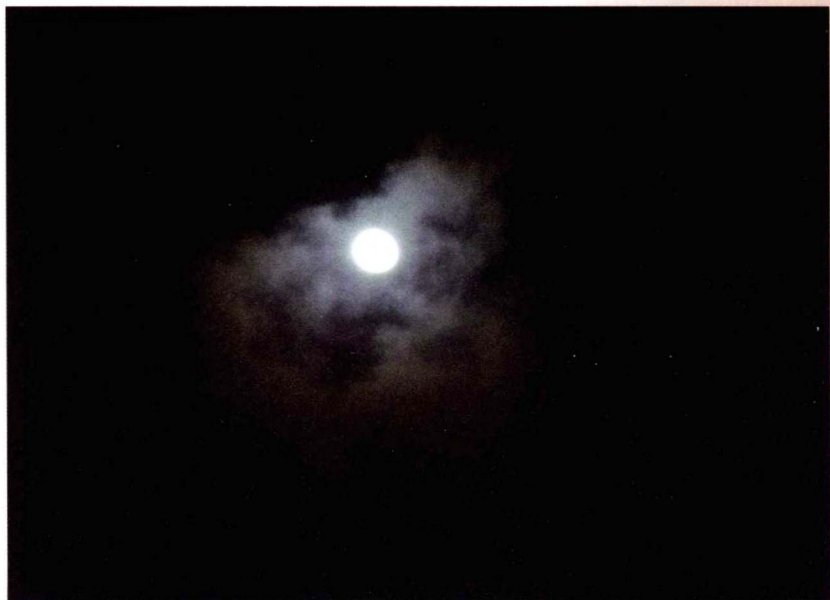
月亮抚慰

抚慰着我的心



我的泪水
浸湿了月光
月亮在天上
我在地上
就像你在海角
我在天涯
月亮升得再高
也高不过天
你走得多么远
也走不出我的思念

我不会唱歌，但我喜欢哼歌。唱歌是给别人听的，哼歌是给自己哼的。哼着歌的时候，你很容易陶醉。这一刻，什么音





色、音质、音高，你可以全然不顾。你陶醉在你自己营造的氛围里，旋律感动着你，歌词感动着你，梦境般，心中油然充满了感动。清明的日子里，哼一遍《望月》，心就被打湿一次，想到了很多，想哭！

怎么能不哭呢？虽然是男人，但男人也是血肉的动物，有血有肉的人，就该有泪水，有感情。

办公室里，我在敲着键盘，我想写一篇文章，寄托我的思念。一个字，一滴泪；一段文字，成就的是一波情感的大潮。泪眼模糊中，朝我走来的是奶奶、母亲、父亲……

奶奶姓孙，名葆珍。奶奶没有字、号，生在民国的奶奶，那样的朝代，作为女人，有个名字已经不错了。我掐指算了算，奶奶该生在1915年前后，奶奶如果活着，到现在该是百岁老人了！我记事的时候，奶奶已经主政家里多年。在家里，奶奶有绝对的权威。爷爷去世得早，爷爷去世的时候，留下了还年轻着的奶奶和5个尚未成年的孩子，奶奶以超人的勇气和忍受磨难的坚韧，把5个孩子带大。奶奶有理由改嫁，但奶奶未改嫁。奶奶是个女人，但却做了连男人都要感佩的事情。仅此一点，家里的男男女女，哪个敢不听话呢？权威不用刻意去树，权威是日常一点一滴做出来的。我是长孙，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跟着奶奶住。记忆中，我们家的房子，是那种拱券顶的砖瓦房。这种房子，大多是木结构，有梁、檩、椽。家境殷实的人家，用的木材会好些，我们家房子的木料很一般，那个时候，家境虽有一定改善，但还不富裕。夜晚的时候，躺在炕上，窗外的月亮很白，水银般的月光照进屋里，奶奶睡不着，便轻声叫我的小名：“君，睡了吗？”我就回一声：“还没呢。”我知道，这会儿奶奶又要讲一些早年间家族的故事了。奶奶讲得最多的是爷爷把她娶到我们韩家来时的事。奶奶说，她刚嫁到韩家的时候，韩家可是家大业大，不说钟鸣鼎食，



也是殷实富有的大户。奶奶说，爷爷娶奶奶接亲时，赶的是一挂大车，1匹驾辕的马，火红的颜色；3匹拉套的骡子，高大，一水儿的青色。马佩銮铃，红缨流苏。爷爷横握长鞭，稍稍一抖，鞭花即现，跟着就是一声脆响“啪”！车过处，人人咋舌：威风！奶奶说，你爷豪爽，好结交朋友，有胆识，土匪都不惹他。每说到这会儿，奶奶的眼里就会溢出一股幸福的豪光。奶奶说土匪不惹爷爷，那是真的，但原因却不完全是凭爷爷自己的“威武”、豪爽，还有爷爷的爸爸的原因在里边。爷爷的爸爸在老家算得上一传奇人物，那会儿，爷爷的爸爸在国军里当差，据家人说，官做得不小。爷爷的爸爸，出身农民；爷爷的爸爸，当兵吃饷的事情，简单得好像一则笑话。某一年的某个夏天，刚成年的爷爷的爸爸，和兄弟们正在地里耨地，汗水淋漓的爷爷的爸爸，望着那一眼看不到边的地垄，再抬头望向天上那毒毒的烈日，忽就把手里的锄头扔到地上，转身跟自己的兄弟们说，这么干，永无出头之日，跟爸说一声：“老三走了，自己谋生去了。混好了，会给家里来信；混不好，就





当没这个儿了。”爷爷的爸爸真就混出个样儿来了。后来，据说，爷爷的爸爸带着队伍抗过日，战场上出生入死，报效国家，有中国军人的样子，大节不亏。“咳。”奶奶叹口气，接着自己的话题说，“哪儿会想得到，你爷爷会得肺病！那样好的身体，说不行就不行了。你爷爷去世前，把家败得也差不多了，奶奶就只好带着你爸爸他们过苦日子了。”奶奶似乎不愿意多提那些年过苦日子的事情，我知道奶奶的心里伤痛，不愿碰。奶奶总说：“孩子，过日子，终究要靠自己。要别人看得起，就要拼了命地去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”与人相处，奶奶讲究有面有里，“对别人要大方，对自己要抠。要尽量少去麻烦别人，求人的事情是给人家出难题。能不求人就不求人，别人帮你，那是情分，一辈子都要记着人家的好儿”。奶奶对我的爱，是融化在血液中的那种，有一个细节，我至今难忘。我的老家，早年间水坑、野塘很多，河水也大，奶奶最反对我们这样的小孩子去野塘、水坑戏水。确也出过事情，有不知深浅的孩子溺水。自小我便是一个听话的孩子，只有一次鬼使神差地我随着一帮孩子去了野塘，回来时被奶奶发现了。奶奶检查的办法简单至极，用指甲在我的胳膊上轻轻一划，立刻我的胳膊上就显出一道白白的印痕，只好坦白。奶奶叹着气说：“小孩子，怎么就不能理解大人的心哪！”奶奶的眼神里充满了怜爱。

月华如水，今夜的月光格外地亮，奶奶在天上，奶奶的面容慈祥。有微风小吹，奶奶的银发拂动。奶奶似乎眨了眨眼睛，嘴角的笑容依然。我的头高高地扬着，深情地望向有着明月、有着奶奶面容的天空。我说：“奶奶，天上冷吗？回来吧，我想您，家人都想您啊！”奶奶说：“什么天上地下的，彼此惦念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奶奶又说，“今天跟奶奶就说这些吧，要说的话还很多，以后再找机会，跟你妈聊聊天吧！”说话间，奶奶一阵风似的就不见了。



高旷的天穹上，朦朦胧胧地，有了妈妈的身影。年轻的时候，妈妈特漂亮。妈妈的眼睛，是那种大大的丹凤眼，脸型状似瓜子，比较古典。妈妈最骄傲的是脑后那两根长而及臀的辫子，我在妈妈的一张照片上看到过，那辫子又粗又长，配着妈妈那适中的身材，很是提气提神。妈妈嫁到我们家来的时候，没有奶奶的运气，那时候，新中国成立没多少年，我们家还没从爷爷去世以后的困境中彻底解脱。不得已，爸爸来到了矿区做工，好比今天的打工。在矿上，妈妈结识了爸爸，彼此心仪，就结了婚。想想，如果妈妈像今天的年轻人那样对待感情，那样地带些条件，不管爸爸怎么帅气，恐怕都不会下嫁我们家。爸爸是长子，结婚后仍然要顾家，于是，爸爸、妈妈商量，把爸爸的工资全部交给奶奶，只留妈妈的工资两个人用。妈妈不是家庭妇女，妈妈一直在上班做工。妈妈做过矿上食堂的面点工，做过给下矿井矿工发放灯具的工作，做过街道的主任，做过矿区三线生产队的会计，做过给矿区生产配件的拉丝工……妈妈有文化，读过高小，妈妈写的字不错，比较爸爸，不差多少。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无法忘记。为了贴补家用，妈妈去矿区一个专门倒煤矸石的煤矸石山上去捡煤。矿上生产煤，矸石是要丢掉的，但矸石中常混杂一点儿煤块儿，妈妈与几个同伴就是去捡这样混杂在矸石里的煤块儿。矸石山由于常年的倾倒，故很高。上面的矸石车倾倒时，下面的人有危险。这一次，妈妈被一块矸石扫着了脑袋，脑袋上留下了一个口子，半边脸青肿。妈妈说，那一次，真的很危险，矸石再偏些，妈妈就有生命之忧。妈妈做工一直做到了退休的年龄。事实上，妈妈不做工也不行，因为家里的生计不容妈妈歇下来。我记得，我跟妹妹上大学的时候，那会儿国家刚刚恢复高考，普遍地矿区职工的工资都低。妈妈挣的工资要拿出来供我们兄



妹两个上学，可以说，我跟妹妹是用妈妈的血汗钱上完的大学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妈妈去世的时候不到70岁。妈妈有高血压、冠心病，糖尿病……病情发展到后期，妈妈有的时候都不大能认清我们。勤俭了一辈子，操劳了一辈子，哪里进过五星级的酒店，哪里吃过什么大餐！普普通通地来，普普通通地去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——这就是我的妈妈！

天上的月亮，柔柔地闪着辉光，妈妈的面容安详。妈妈不擅说，妈妈对我们的最大的希望，就是做个好人，做个有出息的人，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于今想来，妈妈是把她的理想，完全地寄托在了我们的身上。仰望月光融融的苍穹，我说：

“妈妈，请您放心，儿子会认真地对待生活，争取做一个大写的人，不让您失望。”

不知何时，妈妈的身后闪出了爸爸。月光愈发地柔、亮，我不大敢与爸爸的目光对视。爸爸是那种不怒自威型的人，一般不怎么说我们兄妹。爸爸对我们兄妹是有期待的，我们兄妹的教育，最初来自于爸爸。我们生活的年代，从上小学至上大学，基本上贯穿了整个“文革”和后期的上山下乡。动乱的年代，孩子们没有谁会认真地坐下来好好学习。学习又有什么用呢？出路和前途又在哪里呢？爸爸却不这样认为。爸爸执拗地坚持让我们有可能地多学一些知识。爸爸是一个有性格的人，轻易不认输，不认死理，但坚持执著。爸爸不过中学毕业，但通过各种自修，最后坐到了矿区负责安全的副总工程师的位置。爸爸从参加工作的那天起，就有一种出自内心的愿望，想入党。那样的年代，家庭复杂的社会关系，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，爸爸多年无法圆他的梦。记得很清楚，1972年，林彪事件发生的那年，爸爸终于入了党。那晚，爸爸让妈妈做了几个菜，把酒热上，满满地斟上一盅，一仰脖，“吱”一声，干



了！跟着说：“儿子，今天是爸的好日子，爸爸入党了，是党的人了！”爸爸这种人不是党的人才怪呢！爸爸这一辈子官虽做得不大，但在属于他的岗位上，却真正地做到了问心无愧。爸爸无私，无私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。以爸爸的能力，在矿上买一点儿树皮、下脚的木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然而，我家盛放过日子用的日常杂货的偏厦小房子，却一直没有一个遮风挡雨的门。前些年回老家，老家的老屋还没拆迁，那间小房子还在，窗用几块树皮钉着，门依然空着……爸爸活着的时候，我问过爸爸，我说：“顾一点儿家，没什么错。您这样天不亮就上班、天黑了才回家，泼了命般地给公家做事，我们不反对，只是家也该有点儿样子吧？”这个时候，一般爸爸不说话，感觉得到，爸爸多少有点儿对不起家里的意味。但过后仍旧不改一丝一毫。今天我想，一个时代造就了一代人，爸爸那一代人不像爸爸那样才奇了怪呢？！仿佛我们这代人，与爸爸他们那一代人绝不一样，我们的后代和我们也不一样。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特点，这是对的，但我想，对于生活，无论哪一代人，都应该有一种本质的认识，即，面对生活，我们都该真诚，都该负责任。

月色如水，如水的光华，涤荡了我的心胸。涨潮般的一腔柔情，我想对着爸爸说：“您是一个有信仰、有追求的人，也是一个性情中人、大写的人，儿子就以您为榜样，做事做人！我敬您一杯酒，一杯茅台，不是您过去喝的一元钱不到就可以称上一斤的酒，不是儿子摆阔，儿子也不是那种先富起来的人，那是儿子的一份心情，您就饮了吧！”

夜月中天，今天的月分外地圆。我问自己，我的心这样柔过吗？以往的我，总是这样认为：男人性子应该硬一些，有阳刚之气，方可去干一番事情。婆婆妈妈的，那不是男人！当下



细品，这样的认识有些肤浅。无情无义的人，是做不好事情的。人可以阳刚一些，也可以温婉一些，这都是表面，而深蕴在骨子里的情字，却是做人的灵魂。此刻，月光照我，天地一片光明，我情不自禁，轻轻地哼起《望月》：

.....

没有你的日子里
我常常想起月亮
那溶溶的月色
就像你的脸庞
月亮抚慰
抚慰着我的心
我的泪水
浸湿了月光
月亮在天上
我在地上
就像你在海角
我在天涯
月亮升得再高
也高不过天
你走得多么远
也走不出我的思念

2013-3-28

浅薄了——由长发飘飘想到的

年轻时，很是喜欢看大街上长发飘飘的女子，总觉得那是一种仙女般的美——柔软而匀称的身材，富于青春律动的脚步，微风带起的飘动的长发，很让人神不守舍。对长发的女生情有独钟，这种情形至今依然。对女生的审美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，是在上大学的时候。大一、大二时，我们的寝室在

北面，窗户正对着学生食堂。每当吃饭的时候，常有同寝室的几个同学，守在窗前，品评路过窗前的女生。渐渐地，大家的眼睛聚焦到外系的一个女生身上。与我的欣赏眼光不同的是，该女生并不是长发飘飘——短发。同寝室的几个男生很是欣赏，馋羡的眼里有钩子，死死地盯着人家看。小女子确有超人之处，个子不矮，估计要在1.65米以上，国字形脸，大眼睛。最有特点的是，





走路往上蹿，胸跟着就一颤一颤，短发随着身体的动，便有小小的起伏。喜欢的男生越来越多，胆大一些的男生，有的时候在人家路过的时候，故意地就弄出些动静；更胆大的，会喊一些不着四六的话。女生偶或的回回头，但并无表示。男生此时也不惆怅，往往对视坏笑一笑。到此，我多少才明白，女生吸引人，让人觉得美，不全在外表，也不是长发还是短发所决定，更多的原因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，于此看来，我是浅薄了。

一个人，一生都在跟自己的浅薄作战。参加工作时，一次部门午宴，招待一个外地来京的作者，部室的领导带了几个人出席。我到社里工作不久，怎么着都应留守。宴会结束，领导和同事带回一些吃食，让在家值守的几个人吃，鬼使神差我说了句“嗟来之食”，把领导和同事的好心完全误解，也把领导得罪了。事后反思，自己还是太过敏感，太过脆弱。一件本很正常的事情，让自己看得过重，还进行了放大，不应该有的被冷落的情绪莫名其妙地产生了，所以做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来。短练！此后很长时间，只要想起这件事，自己就想抽自己耳光。一颗敏感、脆弱的心，一是一种病态，二也不利于个人的成长，也于集体有害。你想，一个好生生的集体，由于你的作为而出现不和谐，大家再效仿，还怎么好得了！那个时候，唯一可以原谅自己的是，那会儿自己还太年轻，俗话说，嘴上没毛，做事不牢。年轻人做几件“浅薄”的事，很容易得到原谅。重要的是，自己要在生活中，通过历练，提升自己。

佛教高僧传例中，有一则故事，我记住了大概，说，一师父带俩弟子出行，至一河边，正准备过河，适见一女子也欲过河。师父未说话，一弟子抱着女子过了河。在河对岸，女子走了，师徒3人又聚一处。这会儿，另一弟子埋怨说：师父，您看他抱着女子过河。言下之意，师兄弟有违佛规。师父回说：